



曲 艺 集

柳 春 桃



北方文艺出版社



曲 艺 集

柳 春 桃

北 方 文 藝 出 版 社

1964年·哈尔滨

曲 艺 集
柳 春 桃

北方文艺出版社编辑、出版

(哈尔滨道里森林街14-5号)

黑龙江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黑出字第002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 印张 $1\frac{2}{16}$ • 字数 25,000

1964年10月第1版 1964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8,000

书号: 0164

统一书号: 19 • 148

定价: 一 角

目 录

柳春桃 (二人轉)	奚青汝 (1)
掉蘿卜 (二人轉)	董廷瑞 (11)
好心人 (单出头)	袁文波 (16)
将計就計 (二人轉)	李 冻 刘景祥 (20)
双枪老太婆 (二人轉)	英涛改編 (26)

柳 春 桃

(二人轉)

奚 青 汶

女：大办农业掀高潮，
男：一浪更比一浪高。
女：万众一心党领导，
男：第一綫上紅旗飄。
女：高山低头大海让道，
男：英雄人物数今朝。
女：表一个姑娘刚出学校，
男：她就是柳大娘的閨女柳春桃。
女：高中毕业响应党的号召，
一心到农业战綫逞英豪。
男：为这事她媽气的直吵吵：
喇叭匠揚脖你起什么高調，
自己沒上秤啊，你約一約哇，
拿不动鋤，掄不动鎬，要
不动鐮刀，
来一陣大风就能刮倒，
豆大雨点呀，砸折腰。(甩

腔)

(夾白)你看你呀，也沒搬
块豆餅照一照，飯吃那么
一碗，湯喝那么一勺，出
大力的活你干得了？再說
一个姑娘家，务庄稼有什么
出息呀，还不如将来念
大学。

女：春桃說，你只知月亮大来
星星小，
大楼要比小房高，
大办农业的重要性你知道
的太少，
国家的形势发展你沒看
着。
你沒瞅下乡的青年男女有
多少，
一批接一批好像大海长春
潮。
农村里天高任鳥飞海闊凭

魚跃，
誰不為建設新农村爭着立
功劳。（甩腔）

（夾白）毛主席他老人家
說，农村里是个廣闊的天
地，青年人在那里是大有
作為的。你不是常說嗎，
不信神佛和菩薩，就信共
產黨和毛主席的話，可現
在……

男：（白）孩子，是这么回
事：

媽耽心你的肚子疼病還沒
好，
頂不住那大碗凉水热粘
糕。

女：你說我身体弱，还不是因
為劳动鍛煉的少，
要不信我下乡干，它一年回
來你再瞧。

劳动就是灵芝草，
千病百病都能治療。（甩
腔）

（夾白）媽，你老人家還
不知道，現在的新农村哪，
可不是过去的旧庄稼院兒
啦。那真是，人民公社无

限好，拖拉机，遍地跑，
姑娘小伙不老少，集体劳
动干劲高，这些个都是党
領導。媽媽你就不用一劲
把心操，你要是再不答应
我把农村去，我就不吃飯
不睡覺老和你叨叨。

男：柳大娘一見女儿发了急
躁，

倒不如依着她別把她气
着。

累她一年让她知道知道，
頂不住她自个就往回蹓。
那时候再考大学也不晚，
反正是年輕輕的耽誤不
着。

主意打好面帶笑，
叫了声媽的小春桃，
你实在要去呀，媽也不能
扯你的腿，

（白）可是孩子呀，

女：（白）媽！

男：頂不住你可千万往回蹓。
可不要屬穆桂英的陣陣少
不了，

拿自个身子不当刀。

女：（白）媽，你同意了！

男：（白）咳，胳膊擰不过大腿呀！

女：喜的个春桃不知說啥好，
抱住了我的媽直劲儿蹦高。

男：这么大了还像小孩儿，沒个大小，
老实点小心晃折了媽的腰。（甩腔）

（夹白）咳，一輩子就这么一个宝贝丫头，頂着怕吓着，嘴含着怕化了，你笑啥？有道是一壠萝卜一壠菜，誰的姑娘誰不爱。

女：树叶綠了，

男：又黃了。

女：花儿开了，

男：又謝了。

女：轉眼間春夏已过，

男：秋来早，

女：天高气爽，

男：金风飘。

女：仍不見春桃，

男：往家跑，

女：不由大娘好心焦。

离家一年就写了两封信，
死丫头一心溜着壠沟找豆

包。

这一天又接到春桃一封
信，

老大娘放下愁腸喜上眉
稍。

暗想道：这回八成是回过
味，

求我这当媽的給想招。

死丫头当初要不任性有多
好，

純粹是自己找罪遭。

急忙忙戴上花鏡取出信
稿，

从上而下仔細瞧。

上写着亲爱的媽媽你老
好，

一年来沒能回家請您担量
着。

下农村一年来收获不小，

男：（白）啊，还有了收获了？

女：在这广闊的天地里大有东
西可学。

虽遇見一些困难，但并沒
有把你的女儿吓倒，

男：（白）团员嘛，能随便就吓
倒了嘛！

女：四季活耕、种、鏟、趟、

割、拉、打都有个“五把抄”。

男：(白)哟！那有什么了不起的！

女：我知道这应该归功于党的领导，

男：(白)那当然了，你一个小黄毛丫头，懂个蛋哪！

女：这里面也有你老一份功劳。

男：(白)咱算个老几儿呀！

女：(白)放心吧，妈妈！

我一定虚心学习一跃再跃，

决不能稍有点成绩就把尾巴翘。

最后再告诉你老人家喜事一件，

男：(白)喜事，啥喜事呀？

女：女儿我有了对象，他叫乔英涛。

他在机耕队里当队长，
二十多岁人老实，个子挺高。

男：(白)哎哟，我的妈呀！这小死鬼，你眼睛里还有没有你妈啦？

女：你老人家有空最好能来上一趟，

我把他领来你老瞧一瞧。

男：老大娘看完信往桌上一摆，

罵一声死丫头小春桃，
你倒来个先斩后奏不让我知道，

隔着锅台就往炕上燎。

你要在农村对了象，
再让你回来呀，那更难想招。

老大娘一边叨咕，一边穿上小袄袄，
要去找闺女柳春桃。(甩腔)

女：出门来丽日当头照，

男：大柳树枝不摆来叶不摇。

女：走出城门上大道，

男：一直赶奔孔家桥。

女：一气走出五里地，

男：两只小脚吃不消。(甩腔)
(夹白)哎哟哎哟！我的妈呀！这脚也找病，疼死我了，这可怎么办呢？
最后只有坐在道旁的柳树
下，

女：手擦衣襟当扇摇。

只听得噔噔噔，西边有一
台拖拉机正朝这边儿
跑，

两个胶皮大轱辘上下直蹦
高。

司机是个棒小伙，
那分发被风吹得直往起
飘。

胖胖的圆脸红光照，
大大的眼睛黑眉毛，
蓝色的工作服在衬衫外边
套，

脖子上围着毛巾一条。
柳树旁煞住机车把大娘
叫，

男：（白）上哪去的？大娘啊！

女：胜利大队孔家桥。

男：哎哟，真凑巧啊咱俩一道，

女：（白）你上那儿？

男：也是胜利大队孔家桥。

（白）车上坐吧大娘，一会
就到。

女：（白）不啦，别麻烦了。

男：（白）大娘，我是胜利大队
进城修车的，大娘您老还
没坐过这东西吧？

女：（白）可不是。

男：（白）那就请上来吧！

女：（白）我可要以实为实不客
气啦，就踩着这个上啊？

男：（白）对，来，我拉您老人
家一把。

女：（白）谢……谢！

感动得大娘不知说啥好，
把个谢谢两字儿说得断了
条。

上了机车忙坐好，
暗想道，这小伙待人礼貌
风格高。

亏他救了我这一驾，
要不然这三十来里地可要
我好瞧。

问声同志您贵姓？

男：小伙子笑了笑说免贵姓
乔。

女：（白）我说乔同志呀，开这
玩意儿可不易呀！

你是由哪个大学出的校？

男：小伙子笑了笑说民办中
学。

女：你这孩子可真能取笑！
摆弄这东西没有个三抓两
挠的那还有招。

我估摸再損也得高中毕业，

跟馬神打交道书底子可不能薄。

男：几年来技术学习困难是不少，

全是老师把手教。

女：哟，你们这些年轻人呀就是记性好，

不像我们上了年岁的人啦，脑袋乱糟糟。

(白)你干几年了！

男：(白)五年了。

女：这么说你是老把式啦！

怪不得武艺这么高。

男：小伙子闻听笑了笑，

(白)大娘啊！

我这还不过是九牛一毛，管咱叫老把式咱可受不了，

啥时候咱也得虚心向人家学。

女：(白)这个年轻人呀挺有出息。同志，你多大了？

男：(白)二十五，属虎的，

女：(白)哟！好岁数。

那么说对象了吧？媳妇在

哪儿？

是属龙是属虎，是胖是瘦是矮是高？

男：(白)这……

女：(白)说呀！

男：您可叫我怎么说好，

女：(白)有没有啊！

男：嘿嘿！

有没有如今还不敢打保条。

女：(白)怎么？

男：我们俩倒是已经谈好，

耽心的是丈母娘那关怕难逃。

女：(白)丈母娘，怎么了？

男：她老人家倒挺好，

就是有点眼眶子高，恐怕瞧不起咱这庄稼佬，所以说如今还在三悬着。

女：哎哟，啧啧！我当有啥大不了，

这点小事还值得“熬糟”。

只要你们两个都同意呀！

当老人的那是白把边鼓敲。

再说是如今的老人有几个那样不开窍，

可别听别人瞎叨叨。

这个节骨眼农业有多么重要，

庄稼人的地位比啥都高，
我要有个姑娘啊，随便她找，

找个啥样的咱也没挑。

男：要都像您老人家这样进步
那有多好，
一棵树哪能结一般大的桃。

女：一句话說的大娘我心直跳，
把涌上唇边的話咕咚一下子咽进去都没顾得嚼。

男：(白)大娘！

女：(一惊)啊！

男：这半天却忘問您老貴姓，
来到此处把誰瞧。

女：你問我呀？啊，我姓柳，
找我的女儿柳春桃。

男：(白)啊！你！你找誰？

女：年輕輕的怎么耳朵不好，
柳春桃，柳春桃，这回听着沒听着？

男：哎哟哟，原来是丈母娘到，
这真是叨咕曹操就来曹

操。

一刹时精神溜了号，
就好像渾身上下发高烧，
心好像一个兔子在蹦蹦地跳，
耳朵里嗡嗡直响啥也听不着，
一双手松开方向盘不知不觉，
这机車好像寻草的老牛直奔順水壕。

女：吓的大娘失声大叫，
快站着啊，快站着。
(甩腔中加舞蹈，夹白)
快站着，快，
……壕沟，壕沟！

男：小伙子好像从梦中惊醒，
把方向盘使劲一撑，那机車鳴的一声甩头离开壕。

女：老大娘摸摸心，心还跳，
用手指了指小伙子的后脑勺：
你这孩子太也毛愣了，
(白)不怪不让我管你叫老把式呢，
看样子你真还得学一学。

这要是掉进壕沟生命事小，

弄坏了拖拉机你攔啥包？

(甩腔)

(夹白)孩子，不是大娘我批評你呀，你这样毛毛愣愣，可不行啊！命是个人的，拖拉机可是公家的。

男：小伙子聞听暗說不好，
头一个回合就給我个眼罩

女：他二人說着話機車突突跑，

男：轉眼間来到了孔家桥。

女：远处看小屯风光多美好，

男：青山綠水小石桥。

女：河岸上百座房屋葺新草，

男：房檐上一嘟嚕一串的紅辣椒。

女：近了看前园果树后园菜，

男：秋海棠压得老树弯了腰。

女：从地里回来吃午飯的农民
边走边唠，

男：内容是誰割的好誰割的
毛。

女：正走着一群大姑娘挡住了
道，

尽管司机怎样按喇叭她們
瞧也不瞧。

男：气的个小伙子大声喊叫，
不躲开小心撞折了你們的
腰。

女：姑娘們回头滿脸是笑，
人群里有人叫小乔。

(白)我說小乔啊！車上的
大娘是誰呀？

男：(白)春桃的母亲——柳大
娘。

女：姑娘們聞听柳大娘到，
噉的一声好像是大海涨了
潮。

一个个爭着搶着問您老
好，

男：老大娘不住閑地答应着。

女：有一个小黑丫頭搶着把大
娘从車上往下抱，

男：姑娘們齐說別給摔着。

众星捧月来到了生产队，
你忙装烟她忙把水烧。

女：黑丫頭說我去把咱队长
找，

男：大娘說队长活忙可別把他
煩勞。

女：大娘啊，您知道队长是哪

一个？

男：（白）哪个呀？

女：就是你的女儿，妇女队长，
五好社员，能写能算，
能割能镗，文武双全的
柳春桃。

男：（白）啊！这……

女：黑丫头一甩辫子跑出去，

男：老大娘心里好像塞了块热
粘糕，

别有一番滋味叫人说不
好，

不知是恨春桃哇，还是爱
春桃。（甩腔）

（夹白）看来呀，真不能再
拿老眼光看旧皇历了，你
们都瞅瞅，如今晚这农村
变的该多快呀！跟在早可
真是两个天地啦。你看！
房像房，舍像舍，牛马成
帮，鸡鸭成伙，苞米楼子
高三丈，一嘟噜一串的那
是海棠果，春桃这孩子有
眼光啊，你说谁像我，咳！
越想越窝火。

在这时门外飞来一串笑，
笑声中大娘抬头瞧。

女：黑丫头一步跨进屋，说书
记队长到，

小辫子直劲拨拉后脑勺。

男：紧接着，走进来人两个，
一个矮来一个高，

女：（白）妈！

男：忽听有人把妈叫，
老大娘才发现小矮个的是
春桃。

（白）春……

女：（白）妈！

男：（白）哎哟！我的孩子，
一年多不见改变了容貌，
人比过去胖了，个子好像
也比过去高。

小白脸变成了黑红脸，
脸蛋儿好像五月里的桃。

孩子！一年多肚子疼病好
没犯？

你妈我时时刻刻惦记着。

女：（白）妈你放心吧！

这劳动就是仙丹妙药，
这回呀！大病小病全都速
根薅。

男：黑丫头抢着说大娘你不知
道，

咱春桃姐一顿能噙八个豆

包。

一句話逗的大伙哈哈笑，

女：春桃說，小死丫頭你別什麼都掏，我給你兩撇勺。

男：姚書記說您老的福份可真不小，

有这个能文能武的姑娘多麼自豪。

女：大娘聞听笑了笑，
她今后好坏得靠大家多帮着。

这回我算想开了，
永远送給你們孔家桥。（甩腔）

（夾白）那个节骨眼上啊，
我脑袋不开窍，我寻思农村还和在早差不多，弯弯犁老牛車，破草房像猪窩，整天是摆弄土垃坷，有啥出息。可現在一看哪！哈哈……

人民公社的前景无限好，
青年們的志向一天比一天高。（甩腔）

男：在这时黑丫頭大喊一声說
貴客到，
大家伙不約而同回头瞧。

女：姑娘們推进一个小伙子，
男：进屋就把头低着。

俩眼睛直門儿看着脚，
一双手无处放来无处搁，

女：大娘說是我認識了，

男：（白）啊！你認識？

女：这不是开拖拉机的那个小乔。

男：（白）是呀！

女：这小伙子可真呱呱叫，
論人品論技术那样也不孬，

就是有点毛手毛脚，
差点就把我甩进大壕。
不过这倒没什么大不了，
他自个讲话了：九牛一毛。

男：（白）媽呀！

女：（白）啊！

男：你当他是哪一个？

女：（白）哪个？

男：他就是我信上写的那个乔英涛。

女：（白）啊？真的？

男：（白）真的！

女：（白）死丫頭你怎么不早說！

黑丫頭捅了捅英涛說快把

媽叫，

男：英涛他行个礼叫声媽脸如火烧。

女：感动得大娘連說好好好！
你們要都愿意我更沒啥挑。

(白)孩子呀，趁媽在这儿，
你們就快点儿把喜事儿办了吧，也省得媽媽我呀，
白天黑夜的总是惦记着。

男：(白)媽呀，

我和英涛早就核計好，
等过个三年四年再把婚事操。

現如今我們还年輕时光正好，
應該把农业技术好好学一学。

合：滿屋里又是鼓掌又是笑，
人人都称贊姑娘柳春桃。

掉 蘿 卜

(二人轉)

董廷瑞

女：党的政策深入人心，
男：社員們生产更加积极儿。
女：生产队添車买馬开荒地
儿，
男：家家户户养猪养禽都有小
园子儿。

女：春耕夏鋤干得猛，
男：护秋保收更认真儿。
合：五谷丰登人欢笑，
眼看要关上場院門，

搶送公粮爭取第一儿。
孙福义走出更房子外，
但只見明月东升紅日西沉
儿，
西照晚霞火烧云儿。
社員們劳动一天回家去，
場院里只剩下我看場院的
人儿；
处处我得多經心儿。
繞过了谷垛到糜垛，

谷子割的紧貼根儿。

杂粮垛在西南角，

当中的大垛是滿仓金儿。

大八叶高粱尺半穗儿，

玉米架上金棒锤儿。

男：我把叉子扫帚收拾起，

往胶輪車上扔絞椎儿。

車轆子上搭个破麻袋，

(白)这是队里的袋子，

誰給刮个大口子儿？

合：急忙就把更房子进，

从房笆上拔下来一根大縫

針儿。

剝了两根綫麻杆儿，

捻了几条粗麻紕儿。

面对油灯补麻袋，

忽听牛犢子叫哞哞儿。

大概是送公粮的牛車沒回

轉，

牛犢子想媽要吃食儿。

可能是飼养員又跟車进城

去，

我去替他送遍食儿。

男：穿針走綫补完毕，

灌上一袋豆吻子儿。

背起直奔生产队，

女：战大嫂扭扭搭搭走出門

儿。

趁着天黑人都入睡儿，

蔬菜地里要捞点油水儿。

大红袍，胡蘿卜儿，

山东白菜也装滿了心儿，

芥菜疙瘩地八寸儿，

最着人稀罕的那是絆倒

驴！(甩腔)

不觉来到蔬菜地儿，

男：对面走来一个人儿，

女：場院拐角我忙藏起儿，

借着月光看仔細。(甩腔)

合：褐色的秋衣穿在內，

老羊皮白槎大衣外边披。

下身穿的青夹褲，

脚下穿了一双水袜子儿。

肩上扛个大麻袋，

滿脸皺紋白胡須儿。

女：原来是看場院的孙福义，

他怎么也学会了溜后門

儿。

社員們都說他老实忠厚，

白夸他是队里的看家人。

你会来我更会，

不能錯過这个好机会儿。

急忙回家打开猪圈，

轰出来我的花腰子儿。

把猪轰到场院里儿，
没管三七二十一儿。
小猪在场院里吃黄豆，
大嫂在地里拔！拔！拔呀
嘛拔萝卜。

把萝卜掖在裤腰沿上，
一举两得如意称心儿。（甩腔）

男：孙福义把豆吻子槽头放，
恐怕场院出问题儿。
（白）张队长啊，你给喂喂
牛犊子，一会儿把袋子给我送回去。

急忙回到场院里，
见小猪正在拱豆堆儿。
大鞭一甩忙轰赶，哎！哎！
咔嚓一声小猪撞倒车梯子
儿。

胶皮车闹了个大撒腿儿，
花腰子砸成个掉腰子儿。

（甩腔）

孙福义眼看小猪正后悔，
女：菜地里走来了战大嫂子
儿。

一见小猪趴在地，
疼的大嫂直崩心儿。
咱两家有啥过不去？

官报私仇下狠心儿！
啞叭畜牲怎么惹着你，
硬装那套假积极儿？

男：他大嫂你先消消气，
这猪不是我打的，是砸的！

女：分明你是和我来做对儿，
别耍这套鬼把戏儿。

猪吃总比人偷好，
暗把粮食往家背。
乌鸦落在猪身上，
自己看不见自己黑儿。

男：一句话说的老孙发了愣，
我心中冒火直划魂儿。

咳！常言说的好“事实总
有事实”，不怕别人
往我脸上摸黑灰儿。

有意见可以公开讲，

女：不到地方不能提儿。

不言二人打嘴仗，

男：再表表生产队长张德臣。
把豆吻子倒在草棚子里，
回头给牛犊子拌上食儿。
右肩上背起大枪三八式，
左手拿起装豆吻子的空袋
子儿。

检查场院顺便把袋子送，
迈步进了场院门儿。